

無
夢
園
遺
集

蘇州府志遺集卷之五目錄

藏

蘇州府學

南禪寺

觀音廟

妙觀東岳廟

文廟文昌閣

文堂

溪磚橋

通渠

卷五 目錄

一

射瀆塘

光峯聖壽寺

嵒祀周中丞綿貞

甯重建况郡侯伯律祠

請吳文定祭

附跋文定手筆

請修陸宣公祠

上蘇淮撫弼垣請減桃源夫

上張憲長夢澤請豁天台僧礦累

上朱政府平涵論荒政水利

上撫按請登長洲真荒

上楊二府具懷論水利

上許司農平遠爲潞墅塘計永久

勸助貧隣濯本

宴閑選

另賦詩用

接待寺準提閣

請祀海忠介

出山與相知書

三

論將

三

道集

卷五 目次

二

通 跋

吳文定年譜

管司農平遠小像

仇十洲輞川圖

瓶枝山真蹟

先白陽大覺寺募疏

貞經甫婁東義阡疏

東禪聖僧緣起

蒲團長雲峯大書

題三笑圖贈陽山介白

垂虹亭畔提閑疏

光峰護石亭

翠娛閣選

吳興舊閣

止贖題言

題春湖詞

非司馬藏書約跋

韓吳兩先正復祠祭文

仁錫不肖生于襄毅韓公之後。叨同桑梓。當其未生前一年。而兩祠被竄廢。既生後之二十四年。而始偕衆君子訟言于庭。毒焰方熾。騰誣嫁禍。滅祀不已。併欲殺其子孫。其宗孫滅則兩祠可得而長有耳。余裂眦奮臂。幾身爲殉。以謝立先正。使異日死而公先正見之。不謂吾黨無天。會有海內大賢。虛舟鄧公。令長洲。力如仁錫等。請無時府道各臺俱以次如鄧侯請。

于是兩家子孫于歲癸卯十月癸未朔奉主入祠。仁錫等敬搯牢祭之。復爲搯簡曰。嗟乎。惟哉。莽操。舍古奸雄第一。黃巢殺人百萬。江流盡赤。倭虜比于犬羊。不臣名教。然史稱莽謙恭下士。操過忠孝之廬必式。一搥鼓吏張口橫罵。竟不能加誅。而必旁貸他人之手。巢掘天下塚。至孔墳。嚙指勿動。搖虜歲祀孔子。

國朝洪武開基之二年。倭僧以使事來。無他陳乞。願乞文廟祀儀有。

詔弗許。論世者皆目若輩爲詐。嗟嗟。操莽巢誠
詐矣。倭虜所艷子女玉帛。彼柰何歛衽于像設
之聖賢哉。而梯山航海以求之。如此其急也。是
皆一點勃然真性。若火之熱。若冰之寒。彼且然
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故雖狼如莽。毒如操。梟獍
如巢。犬羊如倭虜。而卒不能奪其尊。賢敬士之
念。與夫崇儒重道之心。孰意生于中華。旣覩而
目。而爲人。且讀聖賢書。幸厠冠裳。而其所操尤
下之石。乃當代偉人。且奉赫然之。

詔旨載在國史。邑乘可攷者。竟爲操莽黃巢僞虜之所不忍爲。豈不恠哉。宋青苗之法行。侵削微子等廟。張方平抗詆非是。詔自今以往。有擅毀先賢祠宇者。按之如律。以安石勢正。煽業奉旨便宜。微子越在前朝。方平遽一言奪氣。生色千古。當世忠憤忼慨之士。豈少方平其人。

皇上神聖。陋越弱宋遠甚。二公皆一代表表人物。非曠世比竊之二十五年。非青苗法初行時比。然當事不聞執簡白其惡。士大夫不聞鳴鼓

攻其非。寥寥二十五載。僅僅袁安節公一書。及
近日伍學憲寧方公。復不肖等數語。差存天理
之一綫而已。良可慨也。或曰。兩家子孫。何不當
其先與之爭。一旦之命。而直需今日。是不知時
勢之大者。漢人有言。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以彼
曩日之氣焰。脫不量力。以羊逐虎。將骨肉。塗粉
又安能因屈爲伸。衣襟楚楚。稱先正。白眉哉。是
卽與春秋復九世之讐。竝垂高誼可矣。文無銓
次。直叙衷臆。冀二公鑒我于文詞之外。

祭圖山朱師復將軍文

崇禎庚午六月三日趨

召渡江遙望圖山師

復朱公實專祠世祀焉。操文祭之。其文曰。太史
論將。歸之聞道。蓋聞道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神
勇。神勇而後神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乎。
其人乎。曰。師復先生。履險而貞。臨敵而懼。職思
其居。不以虜遺。君父也。職思其外。執于戈衛
社稷也。赴難也。惟敵是求。赴敵也。惟心是求。赴
心也。惟學是求。剪大海之鯨。壯雄邊之壘。始取

如携。不震不悚。惟茲圖山公始發軔比南陽之墓祭。去家無幾。憤匈奴之未滅。鬼猶殺賊。蹇蹇苦忠。凡凡密節。肇發爾孫。捐軀殉友。後有人焉。亦必于是。予今六月渡江。向公問道。誓滅此而朝食。虎拜稽首。公尚如火烈烈。噴雲霧于海門。圖麟閣于天上。毅魂魄兮揚天戈。風雨來兮匣劍鳴。嗚呼先生。瘡痍不可復忍。腥羶不可雜處。象人紙馬不可充軍。旅成憲不可弁髦。首功不可誣罔。遼山遼水不可棄擲。名山大川之神不

實秋風桂子首唱鹿鳴之歌春雨杏花連題鴈
塔之字騏驥追風而絕影干將溢匣而有聲何
止二十八星駢羅于胸次會見二十四考綬履
其華勳

○ 題五龍堂募疏

探驪龍而遭其睡。龍亦睡乎。曰睡。竊龍之珠可
雨天下乎。曰雨。睡之時。龍子龍孫在乎。曰在。夫
興雲致雨。不以珠。開國承家。不以黃金白銀。奈
何哉。人之醒。豈不若龍之睡也。以此作導師。五
龍堂其可興也。

重修葑溪磚橋疏

一郡之龍葑溪最秀諸水東來張龍口翕焉越
通程橋前百武爲磚橋我思皇之睂目也隆慶
三年蔡太守春翁捐贖修之先曾祖龍江公以
父老董其事重額春和橋時春王正月紀事者
盧公諡應坊距宋知郡事闢葑溪文正范公蓋數
百年今舊觀仍在不勞叱石成梁而行惻戒途
爭思乞靈破廩夫圖以仁名唱之斯和先哲云
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雁齒旁階濺沫飛流

不染星梁斗柱檣銀漢以橫陳雪浪雲濤拖玉
虹而曲抱能無頌乎抑聞蔡郡侯旣興此橋併
畷任役民力大蘇蓋世間好事如星附光於日
鐸因響於鐘良不孤也故樂爲之疏

射瀆塘疏

古者以時歲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厄自遂而徑徑而溝溝而畛畛而涂涂而漕修道而防之無有孤絕今吳中積委有數十餘年長隄摧駁累累石迹近奉

明旨疏鑿邦人尋治水道夫水道之或闕或蕩或橫或滙渺然無辨者以隄爲界通關津距郡有三十餘里爲許關

天子置稅權地商旅出許其途距許關十餘里

爲射瀆假道迅駛搖搖掛帆必出乎此此又潞
之咽喉也其地有塘如帶公私便之軸轡蔽道
舟楫競流行者相望居者相依曰恃以無恐乃
歲久不葺遂成廢陂遺址荒梗空規殘狀深可
嘆惜輿人舟師過而匍匐躡躡數數稱其不便
或波流衝泄激以風雨則滌洄暴鬪之勢咫尺
間騰騰欲沸挽維泊艇茫無涯畔且日暮悵悵
汀蘆蕭索奸悍之民乘其不測則雖水陸兵哨
莫能禁其四達而障其所往道路恐有戒心父

老皆言此患久矣今衲子如蓮苦行募緣爲砥
一中流之柱而峻此隄也豈一手一足之爲烈
哉捐泥沙而建尋丈頌明德者其崇比于石其
厚比于土

堯峰壽聖寺募緣文

蓋聞蘇長公言曰儒佛之教一也關之者曰儒
治世而佛出世其理不同余以誠出世也與治
世何異昔賢禪悟其經濟超然可觀必自有見
但佞佛徼福識者不與耳吳山名勝指不勝屈
而堯峰亦最著焉邇山之得名以堯避洪水至
此典午時舛爲免水院至宋勅改今名寺踞山
絕頂歷世滋久幾已不存天順成化間先正吳
文定讀書于此後居宰輔極力營構之今四旁

所繚之石垣方數百丈猶其故物也至于今緇
流寂寞寺日就圯住持僧正宗蓋有志焉美哉
輪奐靈山一會儼然尚存矣昔謝慶緒許道翔
慣爲佛氏繕寫經疏傳播遠近余憶未第時亦
曾讀書寺中景仰先輩風流摻訪古蹟輯成山
志磊砢多所品題故不辭寺僧之請直書其意
如此遠公過虎溪月下泛石湖倘亦相逢一笑
乎

堯峯山露禪菴募田贍僧疏

晦堂贊云超玄機於鷲嶺露赤體於龍峯聞時
富貴見後貧窮涪翁見而閤筆曰不如水獻花
與一切人供養及贈花光仁老云大般若手能
以世間種種之物而作佛事度此有情則一枚
一葉一點一畫皆是老和尚鼻孔噫嘻艱哉真
耶戲邪老和尚不可作借水獻花大是難事湛
公大開堯峯旣示寂省公相公皆能世之魚磬
目續長者効坡公以惟石供余目是索諸枯魚

盍田乎省公曰否吾師不裙不視栖毒霧中未
嘗貧窮莊嚴太虛威蕤龍象未嘗富貴柰何編
氓籍田撞擊虛空余曰盍募金錢儲十載糗糒
乎相公曰否廼謀輦致歲粟而余以少倡多計
以二百爲西江隨其願力伐碑記之陽月爲期
二公諾焉夫天子食而知宰相之味必侵宰相
食而知具官之味必曠故有一人之食自有一
人之味湛公設學字堂者再上下兩菴各以經
師統之四方雲侶皆識字皆知味矣或曰西來

不立文字以何供曰以借水獻花供以惟石供
時高曆甲寅歲讀書山中孟冬吉日書於情輝
軒

擬請建死節贈兵部侍郎中丞綿貞周公
專祠

公諱起元海澄人六歲從大父訓盱江侍羅近
溪七歲父死于任茹痛不已屆禪服其友勸曰
速入試省補考謝曰不忍以一時之便易終身
之媿也旣占解中辛丑榜進士座師以庶常薦
政府曰渠未來謁公聞之笑已選浮梁令邑舉
有范文正雙溪書院被占公贖之邠謂繁南昌
鄉飲酒禮也延布衣章先生演重之庚戌考選

挾書院邠者許公公止不進冢宰孫公丕揚震
怒曰南昌令不考執白簡上矣誰敢哉授湖廣
道御史駁論劾涇陽近溪及龜山書院非是公
之宦巡漕也漕白序分十月畢赴壩天津省雇
直又構倉六十間輪流貯運粟無濫浥甲寅孫
總憲瑄被逐公伸救他所條上多與時忤上高
宗諸不法狀稱病回籍漳大饑公議各保平糶
三日賈舟至米價平戊子叅議桂平道柳慶饑
盜如蝟公曰先救荒徐弭盜請支次年兵餉之

半分官買米立兵民遞運法以米給糴所至夫
馬兵役皆以代錕候工食抵庫饑民編號給藥
沿地置粥于是護官米不異已米徭僮夾岸行
懼弗譁公曰可以師矣密擒制勝渠魁悉擒嗟
乎救荒無奇策恤民而已捕盜無奇策救荒而
已公惟有此一先而全局皆勝會遊邊道公得
通州嚴戢援兵成一道精勁升太僕寺少卿尋
撫應天一縷一器悉以還民噫公撫軍中所建
行事至此遂絕筆云余從諸縉紳後見公淵沉

而冲澹叩之湛然平易簡穆一日坐良久立語復移時徐質予曰古人仰藥之事譬之逃雨無之非是且奚所解于心也予曰海忠介在獄瀕就刑一日同繫者以晏駕事語公公哭之大慟嘔血數升不止其人慚爲噤口吾兩人炯炯視竟盤桓立不肯去色愈溫語愈和又一日黃昏過我強爲開扉無燭不能出也亡何公去又亡何逮且慘死矣甲子吳淞水予居艱徃復商求楊海防姜故強項吏嬰禍公救之力予爲上書

政府僅得罷逮而已予劾仁孝王少湖先生祠
公入而禮焉爲吳文定乞祀公特疏予祭爲錢
功甫乞葬則檄劉學博致祭助寔吳鮮居積又
猥言恤民漫不治海口豪右食利吳淞如丞相
田蚡肥封壤而已不問生靈魚爛當是時公乞
治水專官予爲力諍政府蓋不治水則田賦無
所出不專官則事無責成公之心卽忠介決開
吳淞之心惜乎東南無人抑有人若無人哉然
猶請蠲請賑給帖廣糶庶乎重地先安而絀造

一事九疏糾叅非噉噉博名高第頌揚 萬曆
初年蠲二千四疋今浮五千一百有奇故以前
例請派多解少監書府胥預那庫貯如大紅重
價影派不符倖徼蠲免銀已先支機戶不任受
德而庫藏如洗矣故以實造實給請段疋自四
司料銀外絲毫無所出蘇松兩運三十九萬六
千有奇僅兩府四分之數浙直不與焉合之百
萬矣故以估浮之值量蠲爲請 萬曆四十四
年蘇松歲減二船今益二焉故以舟額請只遜

派應天各府蘇松止派袍段今又派只遜二千
副而派應天諸府復倍三四歲改段疋原屬郡
邑攬收自營保始不乂仍歸有司而今復攘之
又如查補塘長不聽職官而信小甲不憑局廳
而憑所官故以憲典請善乎公之言曰江南安
則邊事可支京都可守江南不安雖有謀臣猛
士其無如之何矣又曰先臣端毅王恕撫江南
奏停織造臣不能爲王恕而文忠楊廷和在閣
不撰織造勅則亦黃扉盛事哉嗟乎邪正不分

死生遂別屬吏剗刃而旁假殺手公死固也雖
死旣伸其言矣公之居鄉海澄有圭嶼鬻還而
植之松建浮屠復舊城設兵稱雄鎮漳郡以西
水奔下東決詩浦沙洲抱之苦沙淺公築磯以
障閩中請祠文云覆巢已矣惟有地下而訴
高皇明詔惻然詎意日中而逢

新主又云自通籍以至鉅卿未嘗見其怒色卽
夜分以及待旦何從察其情容良不諛余觀公
絕命之詞恬然如赴家及寫家書每念不忘報

國處事近情訓子近樸公學問中人也。有子彥昇，神氣清徹，請卹歸向予家一飯八閩仕宦及公屬吏居多，公子絕不一拜，惟恐其物色之也。可稱介士。有弟十二，俊才公昆弟相從于獄者，予遺書督學而次君奉專祠已，青其衿感漳人之厚也。吳安得獨薄公撫吳抗諫死節與勤事死殊矣，專祠豈容後死者後生者爵祿猶然。况祀典乎？若中丞王端毅公恕海忠介公瑞大，有功德于吳，與綿貞公皆特崇其明禋以配周。

夏公詎非稱哉若伯律况公除百萬荒糧而
僅祀于吳庠春臺蔡公革破家重役而僅祀于
玄妙觀貌不崇奚以勸也近若剛介太守石公
崑_玉清真太守孫公_{成泰}吾師乎又如皇華以西非
此族也纍纍若若而廉惠太守陳公當門一祠
毅然毀之宜乎斬蛟之碑沉之義興橋下也悲
夫

祀賢郡守況公議

吳自泰伯風以至德仲雍繼之推爲讓國宜萬
世祀季子入聘言氏北學澹臺南遊采風觀樂
學道得人宜萬世祀黃池之盟吳先晉撞鐘舞
女嘻其甚矣子胥張以節烈宜萬世祀其後楚
漢爭子弟隨項破秦非不勇愾顧陸名家多出
吳下非不文章或亦輝精巧于物力耽困宅以
低回于是有公忠體國義壯瞻族如文正范公
其鉅者聘胡安定主學蘇學爲諸郡倡宜萬世

祀

明興日漸于詩書而苦賦重正統間况公奉

敕守郡減糧百餘萬疏請文襄周公撫吳久

公以十三載興利除害法施于民勤事而死宜

萬世祀屬者賢良方正謀祀公于吳庠文昌閣

下以公移學後鼎元施振黃衛三百年之曠至

今大魁不絕壽斯文世世宜並司命稱尊耳然

是復庠之舊也愛其人思其樹公憂民面貌乃

沈倉廩勿剪勿伐徒虛語耶惟至德享大奉非

宏構不可繼方况公大興學有邑父母三山楊
公濮陽蘇公上梁越明日胥臺袁公以發解報
何異一莖三花之瑞哉茲大賢秉鈞况公來矣
學祭酒推安定之望諸君子敦子羽之操必有
繼文正高躅者仁列編氓宜共尸祝每輯况公
政畧語人曰父老子弟讀此而不大慟者非情
也嗟嗟若况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謹再數語
以佐崇德報公之議云

與周綿翁撫臺爲吳文定請祭書

台駕無月不敞廬而未嘗一私干也獨有請者
敝鄉先正吳文定公寬立朝正直忠厚居鄉孝
義廉潔嘗與王文恪公同朝出處風節士咸仰
之今文恪祭而文定不弔祭其謂之何且累世
貧窘家廟凌夷綽楔半朽每過尚書巷口未嘗
不刺刺焉生讀書堯峰山久之有像儼然如文
定公讀書地也夕陽坐太湖謁遺像如親警款
臨風珠玉台臺請于朝而予之祭庶成私聞者

舊續補吳山名教其大光哉

跋施捨文定公真蹟二十一帖

家藏此帖二十一一幅風雨晦明每諦觀之置身
廣弘德音來括一日登堯峯禮公像躋妙高峯
笑語落太湖遂欲出此鎮之乃於三月十七日
祭我公受益亭以家藏集十本攷德錄一本同
此帖施寺供奉寺僧覺宇余鑒其朴誠手授焉
後之守者尚有感于斯言不然與廣明之焚此
者一也

請修陸宣公墓祠

竊惟本郡學崇祀先賢唐相陸宣公卒於蜀之忠州葬于蘇之陸墓嘉興係蘇屬邑載在新舊唐書浮塋復遷吳門著於忠蘇兩志成化郡譜標公墓在齊門外六里墓傍塔院立祠僧徒侵蝕嘉靖吳文端公同

欽差張司空據永樂魚鱗圖宣公墳堂免辦地糧一條復地勒石蠲稅飭祠額曰仰賢書院宣德胡大中丞有巡撫是方重新舊址三月告成

之祭章嘉靖聶太公祖有忝守是邦廟貌尊崇
昭明未赴之詩咏迄今遺墟浸蠹於民居致神
寢遂鞠爲荒圃伏冀台臺揚善闡幽移文本
縣悉整舊觀使百代名臣不泯沒於水涯澤畔
令一抔忠土重昭揭于梓里椒丘祭遵之墓更
新風清蘋藻鄭公之鄉再表氣作山河

上蘇撫臺請立石減夫役

謹啓徐州河決之後如桃源縣如宿遷縣如邳州如嶧縣賣男女供驛遞亦孔瘁矣生在桃源佳船三日見縣驛皆閉門爲之惋惜乃自僱夫行比聞每差座船動索夫百計如一船百名則十金兩船倍之有立盡耳若是必無桃源與其桃源問渡不可得何不少寬之留此一縣生靈爲往來貧主人乎伏乞台臺著爲令凡差船過四邑挽者弗踰四十名仍立石永久生行道之

人非好爲異同也。唯其嗜魚故不受也。

書上公卽立板榜有不能行余四十名之言、
心甚媿之等語、而嚴爲禁抑、越明年果有桃
源劫庫之事、

上張夢澤憲長豁天台礦累

漢家每一征調輒減郡國糧至百萬石今動以加賦爲良策

先帝嗣位閣臣部臣挫此一塲機會不力請蠲免謀國者之拙也而况無名瑣征以一夫之仇奪千僧之食以一夕之虐釀廿年之癰如天台礦稅者一番查刷便一番支吾一番詭匿便一番調停且蠹賊于民奚愛重輕上下長吏難悉知昔年特立充餉收頭不啻倍納呀嗟台由是

產育賢聖滋長神明之地也。虎不食人，有猛于虎者乎？故曰針灸者，與其護痛而數舉，不如忍痛而除根。又況所忍者，蠱賊之痛也，則所不忍者，台山賢聖神明之痛矣。只令僧綱司查廢田若干，援筆數語，積禍頓除，十日之內，大者碑小者榜，開此口也不負一來終不貪爲已力。

開採今下天台實無礦，有司議民間廢寺田抵之用，舞文言以存作廢，盡括所存寺田若干畝，畝入租二石，積貲數千百兩，應充礦。

稅實利餘羨司柄者利其餘屬而和之余初
游國清寺夜半僧引至寒山竈下撫石柱而
歎僧飲泣不已叩之則老僧數人極前事斃
杖下昇而死于此予心憐之言于兵使者同
年夢澤張公一席之間誓潭江以飛檄十日
之內超苦海而誕登署邑則別駕趙公也
讀城志數廢二才城我仁者之言其
利傳

上政府朱平翁書

老先生下訪賜弔，獲聆吐握餘緒，以恤民爲第一義，詎意東南大祲，慘倍萬曆戊申，甚且魚蝦不出，饑民張網糊口之需，盡奪之。凡麥爛田荒之狀，累見上章，不贅。最酷者六七兩月，枝梧圩岸竭，累十萬餓夫孱婦之筋骨，而淫雨傾之，岸救子遺水深二尺，稻方生息，而毒熱爛之，今絕望矣。日者讀大疏，繹明旨，兩臺公祖通商安富，孜孜治理，而天意急欲沿吳，又有六七月倒

塌腐爛之變。詔書果信自應多蠲。向婉轉乞
一全折。乞一量賑。僅無聊之苦思。伏乞改折歸
官。大戶蠲免歸細民。十畝以下盡罷之。十畝以
上酌罷之。救荒之急著也。江南低下之邑。每有
無處荒賦若干。豈有旣名無處。又入比較。而新
荒無處。數倍于舊。其田累世不耕。逋逃乞丐。化
爲盜賊。豈有乞升斗于汪洋。向綠林誅歲課者。
長令用何法以版催閭閻。責何人以供辦。不捐
且自捐。不若捐之愈乎。下田畝收蘆葦亦困以

重額于是飲食鞭扑不可究詰未有父教其子
兄教其弟自爲兒童恬習笙楚猶望風俗長厚
者不若減之愈乎以長洲言之有二萬未捐荒
田之賦必有二萬隱侵熟田之賦以救荒謀生
而四萬皆歸一擲荒熟不分真偽貿亂今葉侯
屢勘成冊盡捐實荒不過捐滾滾之波濤耳何
常捐毫末之賦入又况荒熟別白奸民無所叢
藉是捐三萬無徵之賦反收二萬應徵之賦也
卽一縣他縣可知倘得分別豁免冊開無處荒

田與續勘新荒無處之賦而下田以次減則有
差與其額重而無徵不若額減而少徵救荒一
急著也至拔本塞源莫如開吳淞白茆劉河水
利而大中丞已列疏聞矣國家恃江南江南
恃土田土田恃水利聖祖屢遣重臣設工部
專員嘗于吳文定家成弘舊牘中見一工部與
長洲邑侯書想見當日胼胝拮据狀此官一廢
郡縣水利等于贅員然則何不併去其官亦曰
此官之不可去也而姑存饒羊虛糜祿秩則何

不亟選工曹而速復之、俾南直嘉湖水利官有挈提事、有綱領乎、自海忠介開吳淞江、更數十年、閘不治、巨浸一至、無道以洩、城河隘港、勢若滔天、可不思其故歟、設繼忠介而開江、不至有戊申疊災、戊申以後、遙議疏撩、不至有甲子異災、又使再復商量、停待、繼自今、水禍恐益不止、況災莫災于窮鄉、而吳淞白茆、劉河等處、跨郡連邑、日聚千人、則活千人也、日聚萬人、則活萬人也、策莫奇焉、伏乞疏請急行撫按、設處興工、

勿需論報、又救荒、一大急著也。夫天災極矣、光
輔

聖君、必爲堯舜、則是天之終未欲沿吳也。千古
一時、幸老先生斷行焉。

。上撫按公祖書

竊惟實心爲國。國實受之。實心爲民。民實受之。而套數不與焉。台臺疏災之後。蠲賑屢播于絲綸。萬一部覆寬緩。復尋故套。此言不信。郡國遂無可信之言。此事不做。廟堂竟無可做之事。而其權在覆核大奏。故草土賤愚。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嘉靖甲寅。

肅皇帝俞嚴文靖疏。免東南漕糧一年。按文靖之言曰。荒民救死不贍。猶徵七八分之正供。蠲

二三分之存積。遍體殘矣。益之以一毛。濟乎否也。文靖官甫侍讀。地方未經奏報。一言先得之于明主。今台臺繪流民之圖。致黃閣交章。聖明動色。加派以來。民不堪命久矣。豈忍挫此一塲機會。而積水瀰于八月。二麥絕于來春。將有不忍言者。乞大請蠲賑。得請之後。嚴覈欺隱。賢有司事。耳官大戶。感不擾之政。自宜捐助。何況歲輸至窮鄉。戽戶誠有如此。高皇帝免太平等詔云。縱使不免。亦可無徵。乞

酌量十畝以下全蠲三十畝以下半蠲半折而後以細戶派折之餘及于官大戶。施先熒獨幸甚。宋黃勉齋權知長洲上平江牒云。浙江三郡之災。猶幸平江尚輕。惟長洲淪沒處多。邑最窪下。明矣。長洲有無處荒賦若干。永不入徵。自經賦冊造于萬曆初年。將升科復熟。抵補入徵。如故。祇因升減多。故則數多。本縣田獨有五十餘則。而荒熟大亂。此書遂爲三十年賦法之祖。無能破其悠謬。惟崑山張可菴先生官給諫。嘗手

駁之。藏于家。據冊開兌。運軍儲派剩。似無遺算。而板荒。墾荒。積荒。新荒。盡以升科補足。但信紙上之言。罔恤溝中之命。不知有一處升科。隨有一處減則。以升抵減。乍升乍減。往往奸民捏造升科。圖減腴產。不一二年。升者修復告荒。減者永爲已據。畢竟從何抵補。有司無可柰何。不得不出于筮楚。當比責時。鳩形鵠面。弗忍正視。而荒區竄逃之餘。誅求亟迫。于是祖課孫父課子。日蹙而扑之。以十一二齡。習受杖刑。爲能事。憂

在風俗誠可哀痛。長洲葉父母至誠而精察。無
歲不勘。業有成冊。及其在事。必無溢報。倘延至
再易銓除。雖神明之長。必須一年始見。端緒彼
且逃亡。爲盜賊。能少待乎。以此例崑山吳江常
熟青浦無錫江陰等縣。又可知也。特長洲爲水
邑之最耳。伏乞檄行該縣。將真正新舊無處荒
賦。奏請免徵。其低下薄收之田。分稍低極低。奏
請減則。千百世之利也。大都長洲以二萬荒賦
爲率。年年苦比。勢必併侵二萬熟賦。以苟延性。

命猶懼胥吏議其後也。半侵已以糊口。半入胥以緝口。浮萍已散而復生。蟣虱方弔而又賀。故羣一邑衣食寢處于荒區。不下數十百家。歲豐詭名籍荒。歲歉捐貲買荒。按籍罔知。臨比莫辨。今旣捐其無處。減其低下。非荒非低。拖欠何辭。詐以減則抵復。熟又價重。租重反居。輕額又何辭。請言其利國者三。空捐無徵之賦。實清有徵之賦。利國一。與其重額無入。孰若減則薄收。利國二。去籍荒買荒一切窟穴之弊。遇凶歲不勘。

災而災已定。利國三報荒責于公正。則曷書不
欺。荒熟較若黑白。則糧櫃無權。荒田盡徇入官。
則朝廷有數。繇前蠲折二議。司農必有說也。
所宜強諸上也。一歲災民之計也。繇後蠲減
二議。國課終無損也。所宜速諸下也。歲歲災民
之計也。不然正嘉有歐中丞賦冊。隆慶有林中
丞賦冊。何嘗有抵補無處一項。而遂以經賦冊
一時無稽之言。流禍百世哉。留觀關係極大。
救荒猶救火。門外之人。芳辨焦頭爛額。據臂以

入而室中主伯遽于烈焰中。正襟盛服以出。恐有牽其裾者矣。意者冬春之際。一面銓選。一面擢取。以省一番署印之煩。蓋憂在冬春。宜長慮也。抑有請焉。敝戶原有荒田。倘蒙裁擇。乞行長洲縣。將敝戶田悉照舊額供辦。非經經也。顧文康嚴文靖二先生疏中。亦以爲言。蓋立于無過之地。而後其說信也。齋沐矢辭。仰祈斧斷。

與楊具懷公祖論水利書

夏忠靖之博學大周文襄之敏慎海忠介之果決
皆著于治水故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則賢忠靖
詣度江上立表江心則勤文襄決開吳淞不撓
旁築則勇忠介說者猶謂忠靖舍吳淞事婁江
以一婁洩全湖非計文襄僅治江之北耳今江
以東止水蘊藻不能舟而太湖遡寶帶長橋繚
龐山湖直趨江芟牧葭蕒其急什伯忠介夷茨
錢鏐王撩淺數千舟置鑊帚乘風不上江無壅

流而益樹江壘國不被兵其時水政修滂歸海
旱歸涇惟濬吳淞一江彼偏安猶爾今東南殫
竭減額必不得之朝緩徵必不得之部惟有
興修水利范文正不云乎蘇常湖秀宜擇精心
盡力之吏今胡大中丞特疏水利非公不可攷
止統文襄以廷臣奏許便宜處置首濬吳淞
江天順初崔中丞分江爲三崑嘉上海董之深
丈一尺廣十丈二尺底廣四丈出舊江一萬三
十七百一丈江大治成化畢中丞丘郡侯之役

廣溢四丈、深溢一尺、江分爲二、僅崑嘉任之、自夏家角至西莊家港、長一萬一千七百七丈三尺、用夫四萬三千六百四十、江又治、其後徐何中丞決長橋之積、引湖及江、墾江口壅占田、而或以文襄耐久、成功此舉、嫌于欲速、然亦未可少也、隆慶四五年、水不被災、實忠介開江之力、相距僅期、明効顯著、今去五十年、江流侵蝕、彌望如港、夫忠靖自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婁江、以四顧浦南引江水北貫吳塘、繇婁江赴海、浚自

茅塘導諸水入楊子江。上遣大中丞賁水利
集賜之。故忠靖稱焉。江自嘉定直流百里東沿
海西引湖而北。滋蔓故治其北而功大于崑山
之顧浦。則文襄稱焉。弘治諸涇港首尾皆貫于
白茆。而獨導此江。白茆次之。則忠介稱焉。萬曆
間胡中丞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中丞倣成化
置僉事。浙江有水利兼屬嘉湖之疏。許憲使歸
給諫有估計工程之疏。頃直指查部減征東隱
糧議興。未就。功公能無意乎。往河使者多治白

菲七浦矣。蓋江受震澤故崑常浚三十六浦以
殺其怒。而二浦瀕海易塞。趙文毅急福山卽此
云。吳淞治二浦皆治矣。何也。婁江乃吳淞之子
江。忠靖掣吳淞入婁江。其力勞。故治浦急也。今
婁江直承太湖。無藉吳淞。功力專。議論一。無如
此時。但濬荆溪上源。不至吐而弗吞。則常鎮事
耳。宋史松江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蓋范蠡
圍田護塘。東南道塞。春申以之開黃浦。其水不
東而北屈。與吳淞會。故吳淞利。則松之黃浦亦

利也。非並論也。江秀文脉忠介開江。徐文貞以是年拜相。是蘇松兩利也。卽嘉湖亦利也。河道隸兩浙。豈無見哉。歸震川曰。開吳淞。則崑嘉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以沿江種蘆之利。反規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郝氏云。猶見江旁濶二十五丈。今復何如。大槩倣海忠介浚今深濶。據今河影。伐葦斷漁。使自崑之夏駕至嘉之柵橋。入海之路宏深。而上流如寶帶長橋。盡闢其積。則江水駛矣。江水駛。則與海潮勢。

敵而渾潮不能深入。夫常鎮高，蘇瀕海之地亦高。郡介兩高，故遇大潦，西爲常鎮所注，東爲海岸所障，水潴不泄，常鯁鯁難之。范文正上呂相書，江流若高，必無姑蘇，則海畔積沙壅之而高耳。無憂下海之不迅也。試問攘其旁以爲田，決其堤以爲涇者，不獨一江也。先務孰急此者？天下有人材，何患無政事？有政事，何患無財用？且爲國家億萬年根本計，財用安可靳哉？

與關使許平遠

某因訪舊素力疾出關但聞謠誦如瀟紫氣入
抱懷間雖夜深不能已台臺過禮幾索于繩之
外矣近來藉口功令海內外天變于上而不知
地竭于下而不恤竟無有恤民勤政除大害興
大利者病夫病于足也舌固在能無効一言歌
明德更祈因風珠玉賜韻首倡近以告語大石
山靈遠以貽石齋獨寤寐歌廢破岑寂也遂忘
工拙與博噴飯侑以小草兼伸不腆唯老先生

鑿存塘王皆經妙畫、一宜禁止假借募化之徒、
以歸併事體、一宜速幫塘背深厚之泥、以垂永
久、先是劉中丞念勸念行人苦濘、塘面鋪石良
善、但未湫念、及此塘路狹甚、漸凌削石、離離劍
立、緯夫苦之、自澣壑以下多高阜、取泥不難、第
須多用棗簍等、維以竹篾使不旁溢、方春栽柳、
居民守視、須臾之間、萬柳成林、豈減白公隄之
勝乎、率爾手勒、唯老先生一笑置之、非敢借箸、
亦幾越俎矣、

義助鄰里糴本疏

庚申二麥全荒、溢雨之後、繼以亢暘、吳故鮮積、而况經歲米珠、俯仰孔亟、幸仁賢在位、出陳糴新、多方摩恤、第熟窺閭井、不唯苦于無米、卽糴米之本亦槁矣、如南園有給官票數日而無錢、可糴者、如茨菇田有男子出糴、不歸、婦人縊死、者、百日之內、生脉緊關、當事旣任其難、吾儕豈辭其易、易者何、各恤其鄰里是已、各恤鄰里云何、研審貧窘、計戶散票、給以糴本、是已、有司募

助之仁人焉。奔走于烈日，乞哀于朱門，不辭勞辱之事，有司收支之仁人焉。鎔銖必籍，給散必親，單票必覈。吾里多賢，敬以相懇。先哲云：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故損其所不足，丘山非吾事也。損其所有餘，夢寐亦堪樂也。鬼神亦足欽也。宋儒記平糶倉云：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從來救荒，所望惟賢人君子相與出力，爲鄉曲計萬一。自吾里達之各里，自各里達之一

邑自一邑達之一郡。孰無鄉里。孰無賢良。則惠
吾里者。細若蟻蠓。而采荒政者。錄及葑菲。其必
以吾里旌矣。雖然。非不肖之言也。祖我者。父我
者。兄我者。之欲言也。

吳文定公年譜題詞

鄉先達吳文定先生爲成弘間大人品豈惟冠
冕三吳求之

昭代亦罕儷者予生齒未齒已耳習之後獲交
其裔孫惺如翁得具悉先生素益深仰止之私
一日翁子孟榦君過予予適有琴川之行相左
越歸捧讀年譜竦然敬躍躍然喜緬念先中丞
做秀才及官翰林時與先生以道義相切劘迄
今百有餘年一段意氣猶自奕奕紙上先生道

德如日月之經、天文章如江河之行、地精誠可
愜、屋漏而貫、貞珉無俟、復綴片詞、迺若始終兼
舉、非得是詮次之、末繇快睹其全、噫、惺翁疏專
祭以孚輿論之公、孟幹譜一生以慰羹牆之見、
凡此子孫事、亦賢子孫責、世德之報、不特富貴
已也、有生三不朽、宇宙一完人、其金式之哉、

關使君許平遠像贊

淵然其度、嶷然其容、介以砥石、貞而盟松、爲龍
爲麟、爲雲爲虹、湛兮金波之涵秋、矯兮玉樹之
臨風、蔚乎若晉栢、矯矯高立于四飛之穹、司斗
柄、掌喉舌、建牙與樹塘俱崇、

董劉二公、前此以築許墅塘、晉大司馬、陟大
中丞、新城王公勤、早禱、建晉栢亭、龍母報以
馨兒、官拜侍御史、今公大有聲于關政、爲媿
美云、

仇十洲輞川圖跋

十洲翁于唐宋名人盡無所不摹寫其臨本遂能奪真米襄陽不足道也然悉從藁中描出終不得自布一景故弇州山人有言使仇少能以已意發之凡所揮洒何必減古人此定評也是卷落色皴點了絕蹊逕獨發景外之趣每展一段觸眼若新尤可寶也不意千年來復見右丞復身

跋祝京兆小草

京兆書法大率作顛旭時兼顛希昔人列之吳
下三狂蓋有以也及誦此卷如長安呂梁諸咏
真有千金蹠蹠過都歷塊之氣讀其文想見其
人雄渾卓犖凌千古而上之當是我

朝第一流人胸中具有天地筆下自有山川放
誕縱逸風雨四集其書之爲道也亦若是而已
矣

題大覺寺募疏

右先白易公修大覺寺疏閱有歲年生氣飛動
一時好施善士勤苦緇侶修禪羣彥與鐘鼓俱
新雲日竝麗數年前有獨行其義莊嚴聖像而
佛容甫新危坐風雨于是西房卓菴宗人通宇
鬻田百金爲倡其精勇犀銳必有聞風樂赴者
展玩此卷想見昔賢慷慨今固不減崇構在即
諸佛歡喜陳潮浪花都作聖果矣

題黃經甫婁東義阡疏

讀黃先生疏嘆曰。仁人之言也。余往歲瘞骨千計。輯掩埋集風世。偶閱姑蘇志。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末。調吳縣尉。縣界有焚屍亭。壞浮屠規復。刼震白府。謂焚屍夷狄法。凡史傳所書。仇怨刑戮之酷。罪盈惡極。乃有焚滅遺骸。亦戰國以來之事。古無有也。然殺者常刑。焚者非法。法之害。且不可施于誅死之罪人。況父母骨肉乎。今吾所處中國耶。夷狄耶。傷敗風俗。莫此爲甚。

其亭宜令勿置。按今之六壇歲焚萬計焚屍亭未嘗廢也。謹識于此以爲采風一助。

題聖僧緣起

右緣起余未聞也。一日夢聖僧騎雲千丈而至。俄片片欲剪。五色靚麗。佛婆娑其中。席土而坐。虔叩之曰。東禪聖僧也。爲吳人士乞一椽焉。越明日至其地。大殿中坐一泥塑像。如夢狀。適與李君思誠言之。而思誠合掌曰。此嘉靖年間余父誠齋感聖夢。自萬壽寺移之東禪者也。余益異焉。思誠繼父志。以身先之。又具詢吳中賢達。得報恩經聖僧緣起。勾予一言。余惟釋迦佛割

肉以啖父以全母。肉盡而虎至。虎乃金闕至尊。
爲佛首徒。卽聖僧云。東禪有辟支善騎虎。吾以
爲聖。凡雄心皆虎也。佛渡虎憫之也。虎自求渡。
則剗削之盡。衍教弘遠矣。夫欲烹則眷屬可捨。
割肉則肌膚可捨。思誠播告厥指。從義如雲矣。

索書長雲峯小記

陽山舊有長雲峯三字鐫巖上。文恪公筆畧見
髣髴。余持紙索八歲韓先民諱書字大一圍。清
勁適古。蒼然老筆。余語其尊人君理老龍王袖
上。湫墨數升。作呼風叱雨之勢。其境忙不若小
龍子解衣礪礪。一揮千尺之暇耳。贈介公鐫東
向一石。俾遊者從海底出目觀之。

題遠公虎溪圖贈箭闕介白

陽山高逾八百丈，道里之濶與郡城等。望之雄
丈夫耳，其中特深靚奇鬱，多異人焉。亦其靈氣
感召也。有峯長雲，有亭四飛，有僧介白，介白絕
塵逸才，晚好居山，容顏皙白，開山門而鐘聞空
遠，移殿出長雲峯，有井泓然，手所滌也。白衣大
士居之，鑿岩構廬，卧觀曉日，復修綠山房之樓
以志考槃。遠公送客唯恐不達，入山唯恐不深，
相視而笑，復何言哉。

垂虹亭祝聖寺啓建準提閣疏跋

吳江吞吐震澤、作者爲長橋係之、良有深意、亭以鎮橋、寺名祝聖、此茶僧涓石有其舉之、蓋足多忠信之人、可與禴禮、忠孝之士、可與持呪、予此言胡爲乎來哉、蓋有感于十四五年前、周季侯先生自仁和令考最歸來、與同姓兄弟步月浮白、嘯呼橋上、已二更矣、予從周莊採蓮、滿船芳鮮、泊于其下、有相聚而觀者、或疑真花、或疑綉花、相持不決、忽擁數人而下、季侯在焉、予遂

携手亭中揮杯勸影、趺坐談時、季侯會與予裁
本朝六曹一書、因嘆此公有心人、曾日月之幾
何、昨歲之冬、風風雨雨大雪中、送季侯于地下、
又過此橋、能不悲夫、豫章持此卷索題、予謂三
高在祠、季侯在天、月白風清、諸公多履跡焉、有
不速之客來、滑石敬之哉、

題堯峰護石亭

世間無一不可捨。獨不能持骨力以與人。山無石。猶人無骨肉。人與大豕等。誰七尺而撐三才肉。山與土垠等。誰膚寸而雨六合。堯峯天半竒石。蒼秀突兀。太湖濯洗一拳。都作老龍鱗。落日片帆。端嚴危坐。望之如神人。不可聚視。吳風晚而吳士柔。帝命高山作鎮。嗟乎人世斧鑿。恐與五丁不敵。盍少衰山。露禪省恒以石護山。以石護石。以文字護亭。如是精猛具見骨力。